



朝花夕拾

心灵舒坊

在碎片化阅读几乎已成人们阅读现状的标签时，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喜欢金克木先生的著作，瞧，6月的一个周末下午，上海梅雨季节的瓢泼大雨没能阻挡读者前往上海图书馆参加分享活动的脚步，而他们与三位评论家的现场互动，更让我感受到，念念不忘金克木先生的，何止编书的黄德海、张定浩和木叶。

金克木，何以让人念念不忘？

■ 吴玫

突然，黄德海离开我们单位另谋高就了。听闻这一消息，坐在他后面的我，深感遗憾。已不记得是黄德海离开我们报社后的第几年，他托人带给我他编的一本书。我从信封里抽出来一看，是金克木先生的《书读完了》。我知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的金克木教授的学识有多么丰赡，为人有多么趣味盎然，是通过钱文忠先生一篇题为《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的文章。此文写到了金先生辗转到大北京大学任教的过程；写到了轮番用英语、法语、德语，自然还有梵语教训钱文忠的金先生，家中客厅兼书房的那间屋里竟然没有一本书的趣事；写到了总是以“我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作为告别语的金先生，一聊谈起符号学、现象学、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此地颇觉新鲜的知识，又是怎样的兴致勃勃……

钱文忠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纪念金克木先生的文章，读来令人怅惘。许多细节让我难忘，记忆最深刻的，则是这一段：“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唯其记忆深刻，拿到黄德海编选的金克木文选《书读完了》之后，我自认为是读不懂的，就把书塞进了书架。用力将《书读完了》塞进已然过满的书架时，我又想起了钱文忠文章中写到的金克木先生家客厅兼书房里没有一本书的细节，深觉赧然。又过去数年，有一天收到一个快递，拆开一看，又是《书读完了》。这一次，是换了一家出版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读完了》，从装帧设计到纸张选用，都更加讲究。关心图书市场的人都知道，只有销量颇佳的书籍才会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有机会遇到黄德海时，就好奇地问他：“一次次再版《书读完了》，是因为金克木先生的书卖得很好吗？”果然，这本我觉得自己读不懂的书，销售已过了10万册。

10万册，到底谁在读不容易读懂的金克木？告别了黄德海回到家里，赶紧拿出《书读完了》满怀敬意读了起来。成为学术明星的同时，钱文忠也被人褒贬不一地评论着，无论如何，《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勾画了金克木先生的知识架构。而《书读完了》所选的文章，印证了钱文忠文章中所记录的这位学术巨擘宽广和深厚堪比大海的学养。与其仰慕，不如尝试通过阅读来接近大师，一篇一篇地通读《书读完了》，对金克木先生的敬重又多了几分，因为，他总是能将那些艰深的学问阐释得易懂又不失本真。

《世纪末读（书）》中的《书》，所指为《尚书》，《尚书》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文献集，到了20世纪末我们应该怎么来读《尚书》，是金先生想要通过《世纪末读（书）》一文解决的问题。只见金先生，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开篇，用20世纪初诞生的科学理论来谈论在20世纪末我们应该如何识读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这种开阔的眼界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跟着金先生的引导，我惊喜地发现，向来被我视作天书的《尚书》，变得可亲起来。尤其是那篇解读《心经》的长文《〈心经〉现代一解》，金先生用已与他融为一体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将佛学的奥义呈现了出来。还没等到读完文章，惊喜就淹没了，我那种久久徘徊不得其门而入，因为金先生的引领突然窥到门里光亮的喜出望外，真是难以言表！

《书读完了》一书中类似的文章，何止《〈心经〉现代一解》、《读徐泽（五十奥义书）》，或者《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或者《谈谈汉译佛教文献》等等，都给了我醍醐灌顶的启悟。金先生用自己的智慧开垦出一座品目繁多的花园，园里的每一棵树一株植物都异常茁壮，我们随意“寄生”在哪一棵哪一株上，只要跟上金先生的节奏呼吸，就能看到花园里百花争艳的景象、闻到香型各异的花香。

随着时间的流逝，黄德海觉得，《书读完了》不

足以呈现全面的金克木，虽然在《书读完了》之后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卷本的《金克木集》，但黄德海认为，对普通读者而言通读《金克木集》有着显而易见障碍，这个迫切想要分享金克木之好的评论家，就与同为评论家的好友张定浩和木叶合作，由张定浩编选的《续断篇》、木叶编选的《梵佛间》和黄德海编选的《明暗山》“金克木三书”，问世。书读完了的金克木，何以让他们念念不忘？6月的一个周末下午，黄德海、张定浩和木叶在上海图书馆与读者分享他们关于“金克木三书”的编书心得，从中大概能获得答案吧？所以，得到消息后我赶紧报名，无奈报名通道还没有打开。等到我回过神来再去报名，已经额满！我只好以老友的身份挤进活动现场。

分享活动中，三位评论家分别就自己编选的那一册金克木先生的文选侃侃而谈，因而，我们听到了《续断篇》《梵佛间》和《明暗山》的闪光之处：《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分小学生、少年时、十年灯、善知识四辑；《梵佛间：金克木说印度》，分中印之间、现代天竺、艺文杂识、梵佛究竟四辑；《明暗山——金克木谈古今》，分比较文化书、旧学新知书、无文探隐书三辑。三本文选正好对应了金克木一生的三个阶段：《续断编》侧重于金克木的学生时代，《梵佛间》代表了金克木的为师时代，《明暗山》则收入了金克木晚年写的有关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等等各方各面的随笔，代表了他晚年的神游境界。三本文选，勾勒出了金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轨迹。但是，与金克木先生同时代的学术大家颇有几位，他们何以念念不忘金克木？

“乍一看有点枯燥，缺少一点华丽的东西，但看进去了就觉得比较有味，明白如话，干净准确，特别难得”，他们给出的答案，恐怕只有读过《书读完了》的读者，才能了然。令我意外的是，在碎片化阅读几乎已成人们阅读现状的标签时，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喜欢金克木先生的著作，瞧，上海梅雨季节的瓢泼大雨没能阻挡他们前往上海图书馆参加分享活动的脚步，而他们与三位评论家的现场互动，更让我感受到，念念不忘金克木先生的，何止编书的黄德海、张定浩和木叶。

春花秋月

嘉兴，这座有着漫长人文历史，丰富多元文化的魅力之城，这一点，紧紧抓住了游人的魂魄。

走进嘉兴冰淇淋博物馆

■ 杜京

对于从小就喜爱冰淇淋的我来说，走进嘉兴那座独特的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着实带给我不小的惊奇。

在冰淇淋历史展示区，从公元前到如今的21世纪；从最初的冰淇淋售卖车，到现代化机械生产；从半液体冰淇淋雏形，到百变花样的冰淇淋；从早期只为消暑降温，到当下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带你穿越一场冰淇淋的传奇之旅。

古埃及人用果汁、葡萄酒和蜂蜜倒入高脚杯冰镇后成为冰镇水；古罗马人同样是用果汁、葡萄汁和蜂蜜搅拌后，使用过滤器加入冰块再放入水中，口感要比古埃及的冰镇水口味更接近冰淇淋。希腊文明从地中海沿岸流传，文学艺术兴旺繁荣，美食也十分丰富。那时希腊最普通的饮料就是由酒和雪制成，再加入蜂蜜的果汁，这种冰爽的饮料颇受欢迎。

500年前，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奢华餐桌上的冰镇甜品受到人们的喜爱，这道冰爽可口的甜品，与现代的意大利冰淇淋相似，这就是意大利最早的冰淇淋。

古今中外，冰淇淋的制作原料，离不开水、牛奶、糖及水果、干果。然而从古至今，中外冰淇淋的制作，并不只是因为冰混合了所有的原料，然后冷冻。

在博物馆里参观者了解到，如今，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冰和糖显现出不均匀的冰晶悬浮物、脂肪和气泡，采用不同的工艺进行原料的混合加工，恰恰正是制作工艺不同，冰淇淋的味道才有独到之处。冰晶的大小决定了冰淇淋的丝滑度，冰晶越细腻，口感越松软。

因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尝试制作出了既花样繁多，又融合当地饮食习惯，口味各异的冰淇淋。

观展时我得知，在炎热的埃及所需的冰块，要从遥远的叙利亚山区，通过骆驼在夜间气温凉爽时驮运而来。据15世纪的史料记载，那时从6月至11月期间，自叙利亚往返埃及的冰块运输多达70余次。

公元16世纪中叶，有位名叫科希莫·如切的人，参加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举办的烹饪比赛，他精心准备的“点心冰淇淋”，凯瑟琳·德·美第奇品尝后赞不绝口，因此王后带着这位聪明的厨师一起前往法国。在那里他用雕刻艺术创作的冰淇淋很受欢迎，因此而成为宫廷厨师，这道美食在欧洲深受欢迎，人们争相效仿。公元前7世纪，阿拉伯人来到西西里岛，将雪

葩引入欧洲。“雪葩”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意为“糖浆”。过去制作冰淇淋是使用蜂蜜，这是阿拉伯人在冰激凌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用这样的方法制作冰淇淋增加其粘稠度，使得冰淇淋更加丝滑甜糯，再加入雪葩及糖调制而成，美味独特。

17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不勒斯，出现了关于冷冻牛乳和冰块配方的记载。意式冰淇淋Gelato的诞生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冰淇淋的起点。居住在地中海中心的小小半岛上，意大利多元的文化促进了美食文化的创新发展，他们在冰淇淋工艺制作及美食艺术上得以提升。

有一种传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把中国的冰淇淋制法带回到意大利。1292年，在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后，记载他将在北京最爱吃的冻奶的配方带回威尼斯，那份配方说的很像是我们现在说的冰冻果子露，类似于冰沙并混有少量牛乳和果泥的甜点，并在意大利北部流传开来。

那么，中国古代有“冰淇淋”吗？关于这个话题，有诸多传说。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就知道将冬天结成冰的河水，切割成块，储存于地窖，待夏天取出，同捣碎的水果搅拌后食用。而中国人称之为“冰激凌”。

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及丰富的饮食文化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人对于冰冻食品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吃冰是从藏冰开始。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年前。

《诗经·豳风·七月》中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这是当时的奴隶们唱的一首农事诗，意思是：十二月，把冰凿得通通响；正月里，把它藏入冰窖。从周朝开始还设立了专司冰事的职官“凌人”，主掌斩冰、藏冰、启冰、颁冰诸事。

《周礼》规定“夏颁冰”，颁冰仪式，让君王特权也可惠及臣下。《楚辞·招魂》：“挫糟冻饮，耐清凉些。”韩愈在《楚辞集注》中解释这是一种冰镇清酒；《周礼》中记载：“桃飧”，指凉粥与冰屑拌和而成的一种夏日美食，这是中国最早的冰激凌前身。

《庄子》文中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意思为：我今天早上接受国君召命，到了晚上就得饮用冰水，来解心中焦灼。古人把吃冰解忧这一传统延续得很好。

在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出现第一个以冰冻奶为原料的冰淇淋食谱，将发酵奶与面粉、樟树叶一起冷冻。中国人制作冷冻奶方法，成为冰激凌制作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宋朝时，冰块商人健全了自己的营销模式，开始在街铺上租起了门面做生意，售卖“冰酪”，也就是我们现在吃的刨冰。

在元朝，刨冰技术发展成熟，一位精明的食

品店商人突发奇想，他尝试着在冰中添加一些蜜糖、牛奶和珍珠粉，制成了据说世界上最早的冰淇淋。

研究人员发现，中国的帝王与贵族在很多年以前就享受着混和果汁与冰品的甜点，而它的制作方法一直是秘方。

民以食为天，人类的生存与饮食密不可分。在冰淇淋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冰淇淋制作的方法，是不同国家众多民族，各自在长期劳作生活和文化发展进程中，将积累的经验融入其中，创作而成，是各民族人民不同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人类智慧创意共同的结晶。

而嘉兴，正是一座有着漫长人文历史，丰富多元文化的魅力之城，这一点，紧紧抓住了游人的魂魄。

我想，在我们都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该明白，在我们举手投足所营造的人文空气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值得我们珍惜和追慕的另一种绿水青山呢？

蓝天下的歌声

■ 刘放

我家读书郎在海南岛读了七年书，今夏研究生毕业。因为学的音乐表演专业，有一台个人毕业演唱音乐会，我从太湖畔启程前往海南。

儿子的学校在海口市的海甸岛上。位于海南省最大、最长的一条淡水河南渡江的出海口。当然是先有这条江，方后才有这座省会城市，静美的南渡江是母亲河。海南岛四周是碧蓝海水，岛中则是以五指山为领衔主唱的山区，南渡江就发源于中部山区，然后，从岛中向北款款叙述般流淌。这与祖国大陆上的河流整体由西往东流不一样，似乎是接受到了某种召唤吸引，一路向北再向北，最后注入琼州海峡。似乎没有这条海峡的话，河流会一直向前，汇入大陆的河流，然后，也一并大河向东流。海甸岛原是南渡江入海口吐纳形成的小三洲岛屿，仿佛龙口戏珠。兴建斜拉索世纪大桥等三座桥梁，让其与海口市融为一体。海南省唯有的一所211国家重点高校，就坐落在这座岛上。

校园极美，高挑的椰子树排列成行，与一幢幢现代教学楼相映成趣，丰沛的降雨加上日照，称得上是一个热带雨林王国。穿行其间，我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对各色各样陌生的植物看也不够。最喜欢的，还是随处可见根根飘拂的大小榕树，我没有联想到长长须髯的孔夫子，而是想象留须的苏东坡，当年发配海南的他大约就是这么个可爱的形象吧。

我首次到海南，是在七年前的一次公差机会，当时家中读书郎刚刚参加过提前举行的艺考，全国统一高考尚未到来。我知道他报考了这所学校，而且他自我感觉发挥不错，就专门抽空前往打探。音乐舞蹈学院当时尚名为艺术学院。我与门卫打个招呼，说我孩子报考了海大，想进学院里看看，得到的是微笑点头。我细细看了一间间琴房和练功房，美术教室和展厅，感觉一切都亲切，一切都与我或许有缘。有一间琴房门半掩，门上标明可随时更换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字，知道这是一对一声乐教学的模式。不用入内，能看到里面的一台钢琴。从钢琴上方的窗口望出去，正好能看到斜拉索的世纪大桥，有如一架庞大的竖琴。我用手机一一拍照，发往最应该获悉情况的人。

临出学院大门，我还在蓝底白字的学院门牌前留影，那门牌也一派蓝天白云气韵。

一晃七年过去了，期间我又到过海南两次，自然都是专门为探望家中读书郎。自己无甚可记录处，值得一书的是他于此读书中难以忘怀的事情。

一是为参加学校的演出而放弃自己交换生的名额。当时学院有一出原创音乐剧《我们这一代人》，编创人员都是教师，内容非常好，是为了庆祝海南建省30周年，同时也为庆祝建校60周年。剧中的女主角就是他的声乐导师。但偏偏好事成双，却不可兼得，此时上海戏剧学院到海大选交换生，也选上了他。我与他妈妈的意见完全一致，放弃任何其他，珍惜交换生机会。所有的亲戚朋友，也一致对交换生投赞成票。只有他自己，认为学校的事情重于个人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不得不服从个别。这件事情过去了数年，

我心里仍然是欣慰中带有缺憾，虽然这出戏获得了海南省文华奖的创作奖和表演奖，这是许多职业演员穷其一生也难得获取的荣誉。

第二件事，是他代表海南侨联赴马来西亚为侨胞慰问演出。为海外侨胞送上祖国的歌声，五天时间内五地十次飞机起降中，有八次是马航，两次亚航。其时，马航事件刚发生不久，我真的非常紧张。他此行的收获也巨大，尤其是在亚庇和古晋等地，我从他发我的定位中，能准确分辨出为祖国最南端曾母暗沙的正南300海里处。他说他在演出之余，特意到海边，站到礁石上，张开双臂，望着北方放歌。在这里，他能感觉到，曾母暗沙在惊喜地将他打量；而北方，有他的母校，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说歌声出喉，会感觉整个大南海都听见了，都激动了，海面上扬起欢快的波浪，层层叠叠，层层叠叠，直铺向北方的天边。我忽然想到，这波浪推进的方向，与南渡江的流向不是完全一致的吗？这蓝天下的歌声，就应该由白云托举，大雁递送，会精准无误地送达该到达的地方……

如今，在他毕业独唱音乐会前夕，我带着家乡的祝福，也带上家乡的美食，为他独唱之前加油，可谓正是时候。同时，我也带有一种感恩心理，遍访海甸岛，感谢它收留我家读书郎七年之久，它的海风椰林让一个懵懂的学生羽翼渐丰。走到白沙门公园，我听到了合唱的歌声，那是一群离退休的老者，在树荫中合唱。让人感动的是，他们没有用高分贝的扩音设备扰民，是一种纯天然般的歌声，就像绝无雾霾的海南空气。

这让我想起数年前的首次北京行。在北海公园，一进门就感觉有歌声。我先以为是错觉，因为自幼就知道这里诞生了一首美妙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在我心中，这也是北海公园的艺术标签。进门而错觉到如闻歌声，也属正常。但事实上并不是错觉，是真的听到了合唱的歌声，寻声找去，在一处水榭，见到一群银发闪烁的老者在歌唱。歌曲中有《重归苏连托》《我的太阳》等高难度的大歌，高音区又亮又稳，让人听了心潮澎湃。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专业歌舞团和高校的声乐教授。他们的歌声美妙，却也没有扩音设备，或无须扩音设备。这一处见闻，让我对北京保持了很美好的印象。

我在太湖畔生活的古城，也有喜欢室外歌唱爱好者，但是，他们在环城河的市民健身步道旁边声嘶力竭地愉悦自己的同时，却让旁人倍感不适。水平差点尚能理解，也能包容，却不理解他们为何要用大声量的扩音器，用跑调 and 沙哑的嗓音漫天冲撞。每逢走到这段，我只好心有余悸地打道回府。有时又忍不住回头，似有愤愤不平意，自己与众人的权益凭啥被人任意剥夺？这又让我无端思念北京的北海公园，那充满原生态的歌声是多么美好！那一腔利己不损人的情怀足以与他们的技艺媲美！

如今，我在海南的海甸岛，又重温了那种美好。这南北遥相呼应的歌声，这现实中的美好激发出记忆中的美好，在自己的心灵的天空握手，将这天空瞬间净化得碧空如洗，丽日蓝天。我想，在我们都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该明白，在我们举手投足所营造的人文空气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值得我们珍惜和追慕的另一种绿水青山呢？



郁郁葱葱

徐建军 摄